光緒鎮海縣志

金石

輿地一書兼及金石金石之刻所以標勝蹟揚鴻懿自磨滅既多臣者益貴間有湮鬱幽光而久久復出者嗜古之士得一如奇寶焉鎮多名山佛刹碑碣如林雖屢經兵燹而剝蝕剜苔猶存什一於千百爰倣趙明誠王象之例裒而錄之亦足焜燿是邦以備史氏之採擇矣

梁

徐氏夫人墓誌乾化四年無撰書名姓在靈巖鄉嘉溪山

梁故東海徐氏夫人墓誌銘夫人即節度右押衙鎮東

軍副知客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左千牛衛將
軍兼御史大夫樂君之冢婦也夫人曾祖諱口祖諱佐
口嚴父皞見充鎮東軍觀察孔目官檢校工部尙書夫
人以乾化四年七月六日遘疾奄逝享年四十以其年
八月三日歸葬於鄞縣靈巖鄉金泉里禮也噫乎夫人
稟嫣然之姿態實仙苑之桃李自和鳴鸞鳳並顯令德
而又柔順孝敬以奉姑嫜爲六親庭闈之則所謂神垂
其祐天慭其喜孰知一旦遽罹凶口歸於窀穸夫人育
一男光遜年猶幼沖悲乎偏露所不忍睹嗚呼生也幻
世沒兮歸人聊配馨香用標年祀銘曰君之容止悉皆
推先君之行義不辱移天蘭旣摧而玉折日將逵兮時

遷永列貞口千年萬年

陳景沛案曰嘉慶丙辰二月靈巖鄉人邵姓耕於嘉溪山見火光掘之得是碑蓋八百八十餘年石也夫人爲唐尙書樂仁厚公家婦子光遂公爲令湖塘樂氏本宗祖子姓因於是處封土爲塋前列是碑四圍鑲以巨石旁鐫杜聯云芳型憑石刻以常留歷八百餘年之久物換星移見神光於窀穸明祀因銘詞而復紹糾三十七世之宗水源木本

追孝道於蘋蘩丁巳陽和月鎭學訓秀水忻溥題

王府君墓誌乾化五年布衣蔣鑿玄撰在靈巖鄉金泉里

古風亭下王氏園

梁故明州軍事押衙充勾押官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
子賓客兼殿中侍御史王府君墓誌銘羅浮山布衣蔣
鑒玄撰府君諱彥回字仲顏其先瑯琊人也曾祖諱論
祖諱伯儀父諱璀皆任性傲世怡怡於雲水間能棄天
爵不拘浮華之態鄉黨之美著於家口府君少則有明
慧之稱長則有幹濟之術爰自歷職郡署處繁任劇靡
不洞達其理佐佑之績甚顯矣一旦俄遭沈痾遂歸厚
夜噫乎生爲强有歿兮本無雖口口以如斯測常情則
不爾私室且口公權仍重亦足以得誌緬維窀穸又焉
無眷戀府君以乾化四年十二月廿二日卽世享年五
十五以乾化五年閏二月二十九日歸葬於鄞縣靈巖

鄉金泉里禮也府君娶東海徐氏乃何章之華族和鳴之道柔順愛敬爲親戚之所規仰育男五人長子充軍事馳使官兼衙前十將廷規琳瑯其器孝行肖嗣之美尤可嘉矣娶渤海吳氏第二子充衙前虞候廷範娶盧江何氏第三子廷暉第四子廷裕第五子廷琦育女二人長女一適胡氏一適楊氏孫二人翁兒婆子女孫錢娑嗚呼榮落之期關數定分平生之事瞬息而已松楸植於此藏於佳城永安陵谷之變幽冥之幸也銘曰名利之競孰能灰心一此一彼以古以今奈何不可移者修短不可戀者光陰悲乎人事倏然升沈蕭蕭□隴猿鳥號吟

陳景沛案曰靈巖鄉士人王譯苗於道光四年十月初十日開闢起土有砌磚青黃間疊復下鋤數尺得是碑

宋

靈修院碑記明道二年七月進士邵涓撰皇祐元年知鄞縣事楊紘立石在靈峯寺

記云□□□古既變聖人間出然□號鼎分而理教一揆所以形儀皇化綱紀人倫□東魯先儒闡詩書而恢禮樂貞□□氏本清淨而談虛無獨□金仙覺王西方之聖人也自東漢永平中因夢顯靈權輿茲法繇是像教來□□□與歷緜代以相高□福田而寖久矧茲奧

之至廣生齒之至夥奉□佛之□□□□弗□其如二
□之分歸向尤盛至於名都秀撥植爲刹而交影晨風
暮雲送鴻鐘而答響斯蓋風氣純龢□□□尙者哉四
明鄮邑東□五十里有瓶壺山靈修院者鄮唐正明六
載里人劉軫捨產首刱也天□□□□□□育王勝概
而前控天福□□□□錫頒以名之是院東西徂北咸
極峭峯南自山平西而下抵台□□□□□□□□鮮
比也既與□□□□□植信蘇友皓曁徒衆等疏辟僧道
全以尸院事師若節霜□至□□□惟道所適□□□
□□□惟俊者□悟直乘宅心道融□博施之爲義綱
悲濟之先芬因議梵修四顧緊弊是□乃罄必□□□

□□□□將□□□□矩以廣其居遠邇知勸□然
風從□金帛者罙繁貲儲廩者非一郎時□工卜日□
□楩楠杞梓□□斤而芟夷金碧丹漆□心匠而絢繪
莫不基址鼎新舍宇綦布春煙積霧與□□以□光秋
雲霽虹將□飛而共□有法堂焉足以演□秘文摛揚
聖教有僧堂焉足以燕集緇黃駐息巾□□□□□□
□舊規方丈□□□□□從新制外則三間而峻峙內則
長廊而環帀□履鉅細總一百餘自是幢□□□□□
□□四海歸心合□□□□得不謂俊師懷博施悲濟之
義□如是哉古君子所居一日而尚必葺□□□□□
□佛道場之所耶□□□□□素不□文□以直書□

敘梗概

敕黃碑長三尺餘闊二尺在觀音寺

敕黃題額中書門下牒上格第一行　明州奏准明堂赦保明到

下　宮觀院等　有二行敕額乞賜敕額候三行　數內

鄞縣佔山資福院宜賜超果院四行牒奉五行敕如前宜

本州繳錄六行敕旨降付逐宮觀院七行依今來敕命所

定額牒分准八行敕故牒九行治平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牒

十行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趙中格第一行　吏部侍郎參知政事

歐陽二行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曾三行右僕射兼

門下侍郎平章事　四行使帖鄞縣□□資福院下格第一行

准敕如右二行右具如前事　繳黃帖資福院三行仰詳四行

敕命指揮宜　超果院名額五行治平　十月　日

帖六行平月中有小方印　觀察推官曾、立七行權節度推官右八行

尚書虞部旨　判官權通判事錢九行尚書職方

員外郎通判軍州事楊朝假十行朝假二字並闕尚書司封郎中

知軍州事李十一行

總持寺鐘銘上大字四行皇帝萬歲文武千秋國界安

人民豐樂下有刻文知縣鄭僖與縣尉巡檢皆署銜名

刻文云敕賜總持院本院原有大鐘一口因兵火焚棄

拾得餘銅少許□門檀越弟子裴諒弁胡氏四娘與男

辯之敬之閭家等施財五百貫募本邑諸檀信男女弟

子同捨得□收買物料再新鑄造此大銅鐘晨昏鳴擊

所闕下巨書竝用祝扶帝祚興隆皇圖永固文武忠孝國
邑豐穰然后聲悟天人薰聞動植普息羣苦共報四恩
法界有邊梵音無極時聖宋紹興四年歲在甲寅孟夏
己巳十二月辛卯鑄就住持比丘口房謹誌
舊國碑紹熙元年知縣趙鈇夫所勤年久為學署作砧裂
其四角後復洗拭出之置聖殿內
國朝嘉慶年間嵌於明倫堂右壁

謝翱云翱嘗乘舟至鄞望海上島無數其民多弃服
過蛟門登候濤山被髮楚歌龍輒復哭思夫子浮海
居夷之義至定海學故石刻盡仆泥淖中新刻復闕其
讀卽怏怏乃汲水洗故刻得紹興間邑令趙所傳舊國
碑自云齊梁父諸山川至洙泗閭巷里廟社井墓歷歷
如指諸掌遂摹其本歸過清涼方君景山與括蒼人歷
思齊率其徒為講繹社得思陵所贄夫子像揭於庭朔
望拜進退與俯殊習乞翱所導圖與像對余喜而歸之

且書其後詩曰秋風嶽下壞禹客見圖新樹入舞雩里
水來游磐濱東封餘華路西狩問虞人被髮逢夫子狂
敵作
放民
薛士學記
縣舊有魯國碑寫伯禽封國時山川城郭
及春秋名鄉宅里聖賢祠墓漢唐宋所營臺觀余幼時
嬉游於學見碑嵌廟之西橙壁問崇祠時博士葉國華
來此每召工揭取以道其鄉人四方行客過者昔摩峯
諸觀表爲古蹟既而學宮亟新碑故無志甲申及來不
知從置何所友人謝時際嘗同綜過覓橋從草葬中竟
日不能得歲戊申靈官徐友貞來署教論丙修埋學宮
問諸役人則石卧廟中先賢座側宇畫多席土模糊右
角稍殘鈌因洗試出之移至齋前柏陰下將以立於講
堂余詠謝皋羽晞髮集始新石爲宋南渡時縣令趙所
拳勤舉羽窩年既喜得親此輒爲賦詩以傳其事詩傳
碑不認滅邑人父兄于弟有以識所由來爲可幸又倨
不能起時際於九原使余獻獻悲弔借良友之云亡而
斯人雖觀也柰縣志楚洒建炎中以通直郎知定海然
不詳其字里則載筆者失之又皋羽詩序言趙自云齊
梁父諸山至誅酒問壞社井巷歷歷如指諸摹余細搜
碑之上下偏劣皆無此藪語或別有所見或適窗
石鈸處未可卯今第弗深考以侯世之博聞者

陳景沛案曰蔣學鏞記亦踵其誤辨為宋南渡時縣令趙所墓又考縣志謂趙汭建炎時知定海縣序中明云翱至定海學得紹興間邑令趙所傳魯國碑汭紹興二十年到任在建炎後書巖既誤為汭錯改建炎矣今閱至正志係紹熙元年知縣趙鈇夫留到石碑則皋羽為紹興時之趙亦誤然皋羽未嘗明注汭名熙字必誤鐫興字而書巖實其訛耳

陳焯記　舊關鎮存有魯國孔林碑巡撫阮公於乾隆癸丑視學山東撰金石志載宋真宗東封駐蹕曲阜追諡周公為文憲王書讚立廟系云督學至浙拓得此刻於曲阜道里地名可正志乘之失謂為曲阜林廟圖而名遂雅嘉慶壬戌余以纂誌獲見之石高三尺六寸闊二尺九寸右見邊線左與上下皆缺斷中刻山川城邑

廟宇臺觀鄉里樹木細緻精工措模糊處多而宇畫有
不全者已志載圖石會爲學[illegible]搗衣砧裂其圓角驗其
背果四旁有字迹亦不可拓識幸而刻尚存猶堪歷歷
紀述之魯城方而圓爲門十有三南爲□[illegible]
[illegible]南東爲高東南爲章巡北東爲□東北爲齊
北東爲闕北而西爲龍爲勤西北爲參正西爲史西南
爲歸德城之中北闕爲文憲王廟東爲臧武□井爲齊
門里蒋農里稍南爲五父里東南爲聖果寺爲兩觀[illegible]
[illegible]南爲嶺門爲靈光殿基靈
光里爲泮宮稍東爲騶雜臺蔚東北爲義門□氏宅又
北開元里廟西而南[illegible]伯高顏子二井爲隨巷里爲太
子池廟南而兩爲白[illegible]觀爲褒聖里爲祉公闕公二臺
城之中西南闕爲闕呈爲孔聖詠中爲撫市爲杏壇郎
夫子廟也又西南爲嬰絃里其圖在焉[illegible]
[illegible]城中所袁壽加此者歸德門外逸南日雩壇里
[illegible]南兩東當石闕處可辨者日□雩
里日進泉又宗爲壽支□魯恭于二墓日芳桂里日崇
山山之東爲□山從爲尼山稍東北爲防山[illegible]
[illegible]二又東爲國公墓爲還樸里自此東南角
又當闕處矣尼山西北日行芳里還諸里闕元鄉雞居
里水西日建泰里此城東南大略也防山北爲景靈宮
太極觀宮之東爲仙源縣治[illegible]宮

之西爲縣學觀之東爲口國太夫人顏氏父之墓又南
爲顏子墓觀之西爲口臺水西爲始明里觀之北曰壽
坵曰窮桑曰王德里此城外池東大略也觀西北爲慶
源河洙泗分流繞城東南而西去夾慶源洙水爲大庭
鄉爲季武子臺西爲上壽里爲洙南里洙分於泗而泗
特大輊杜辯杖桓評路祀孫雉釜吐婦獻韻阜獻祇秋
執吁識青泗水南曰洙口鄉洙口里西曰燕居曰口口
堂乃孔林所在即夫子墓也東北爲伯魚墓東南爲子
思墓中爲駐蹕口爲東封藿路正值城北龍門泗水繞
夫于蔡後墓西曰陽田莊曰曲阜曲阜有水南曰白兔
蔣溝東曰長府鄉西曰五務里義與里來蘇鄉爲陳口
陳景韶二墓泗水西去又當石闕處不可覓其委泗西
北爲虞城又北爲焉爲河爲汶水汶之東曰採山又東
日甑山爲梁父云云瓶首亭亭諸山自此山多高峻又
當闕處其即爲泰岱蔡泗水東復有水來會中有龍泉
里欽賢里口口鎮亦泉曰黃石山東爲徐山山南爲佩
續里里東曰巽井徐山北曰程狹又東南曰蒙山叢泗
在巽井南分支爲洙而西入洙後又分支而南爲慶源
河自西而北而東大略又如此石左又記云泰始皇發
斯十斯其他剝撤處不復能號今統所見山之大小者
十六水之縈曲者七鄉里之碁布星羅者鄉五里二十
八爲井泉池者八爲墓者十樹以地以去蹟見者皆著

之而廟宇宮觀之巍峩靚深林木橋道之幽茂曲折可使人人置身其間想見聖人之遺蹤而又可以正曲阜志乘之失所係不綦重哉康熙戊申邑明經薛書巖嘗有記余復爲之傳後之君子更有所考焉

有門須碑陳瓘撰樓鑰跋頌文磨滅惟樓宣獻跋可識在缾壺山

跋云鑰舊讀了齋集見有門須一篇莫知其旨慶元二年八月上浣有一僧叩門袖出了翁有門須眞蹟台宗延慶第四代明智講主云智者大師所說四門一曰有門一曰空門一曰亦空亦有一曰非空非有其實一可貫四四可貫一公之爲有門須蓋□□□近世士大夫用力不及前輩只如學佛者僅能涉獵楞嚴圓覺淨明等經及傳燈語錄以資談辨爾若唐之梁肅關諸公本

朝楊文公楊無爲張無盡及了翁皆留心敎觀深得其趣讀此頌及書可以知其歷造之深矣惟公忠言大節照映千載身罹百謫視死生如旦晝其平時學問深造自得固自應爾方在丹邱時逆境尤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之學佛得力豈易測哉二僧欲刻之石以信天台之傳謹書於後而歸之二僧曰了恰妙珣云

靜廉碑石高尺餘橫書大楷靜廉二字左旁朱熹書三字今藏謝氏宗祠

薛士學記邑中舊有朱子手書靜廉二字不知何年所鐫其書大楷石高尺許闊再倍之左旁三字大如掌朱子自署姓名也石亦不記何人所立大約出自宋元間明崇禎時御史梁甦來海上宴帳濤山郎景賦詩一章而邑令某方摛篆於兹月餘御史事竣過他郡登車以詩屬令召工刻石嵌寺壁中年來海風作壁爲

霖雨所傾石仆寺階摩其背以水澆之則靜廉字也字
蘚尚完然石質不甚精無字處多斑駁予與謝瞻在兒
翁對此慨然夫以邑令之力求一新石鑴詩甚易嘗是
時故家亭圖石之來自太湖者久不乏也而以急於奉
上官星火報命如此此其心尚可使民人父老見哉子
一日以此語慈豁焉叔子叔子曰渠亦安知古人中有
朱子則安知此石之所宜貴重而又何怪焉于舊閱王
發美顧州鼓山記言歷險姑陟其巔亟問降養先生所
書天風海濤乃剝一卧石上其楷法與白鹿洞前鄰鄰
水中者稍異因數自有宇宙即有此山而談勝事者以
爲先生書蹟所函莫不欣然願往士安可不自樹立蓋
昔人懷古之情固然而亦無時不以自愛也石今藏廨
在齋中康熙
辛未仲冬

懲忿窒慾四大字勒石壁其旁小字漫漶不可識在梓山
之陰

案四大字府邑志竝傳爲王荆公書或曰觀延祐
志所載文義疑爲馮枋書邑人胡濬於苔蘚中洗

剔得睹其下周瑚詩跋語斷爲荆公無疑姑兩存

其說以俟後之博考者

元

皇慶權昌國衛山人墾海岸得之今藏青嶼李氏小雅山

房

姚燮記　昌國衛山人墾游岸出銅權一高慮儷五寸有強圜四寸弱上設紐穴約度三分中合六而成棃底平圓面博爲陽文背[illegible]日皇慶元年日慶元路總管府爲陰交者十三日[illegible][illegible]而日研匠日較勘相同日人字一號剝蝕蒼黝黯[illegible][illegible]文則古爲五百餘年舊物無可疑皇慶系元仁宗壬子建元慶元路者前世祖一統之第三年至元十八年[illegible]已改宋明州慶元府爲路也總管府者轄浙東道宣慰司下朝今郡守職統四縣二州錄事司者於郡[illegible]宣[illegible][illegible]部元帥諸職外別設錄事司有達魯花赤錄事判官[illegible]一人時普顏篤皇帝遵守薛廟皇帝成憲復武宗改[illegible]諸制以更張天下嚴黜陟之亢諡眷選貢之僭劣定官民車服之制議太廟親享之

體通達政事斐然可觀此權雖小煒如見質剖罔欺上
下均五階平幾正同律協宜之治焉其日供說好云乎
哉今藏吾友李君西民處爰敘其始末而系之以箴
一物權以權物而天下無爭正心權以權事而萬事無
熒匪權之爲貿寶其
有君子稱平之道

明

太祖而諭碑指揮劉甯五世孫直立碑陰勒劉甯像刑部
尚書陸瑜贊甯波教授陶恭跋在大西門劉衙門右

太祖皇帝聖旨這兩箇是劉衛都督的孩兒他父老實
至誠他一家並無天災人禍的過犯不論資次只教他
大的孩兒去他父親原衛做指揮使且休要他掌印只
封印學辦事年少裏免比試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天啟一代聖明

之君必資忠良之臣以輔成一代之盛治理固然也若
都督劉公獨遭際太祖高皇帝建立事功顯榮當時垂
耀後世有足徵矣當元之季四海鼎沸太祖受命龍飛
乎濟英傑雲從四伐不道公方壯勇仗劍在行南征北
伐西擊東討凡遇勁敵勢若破竹罔敢逆拒於是民居
攸奠中夏廓清不數年間遂成大業論功行賞至指揮
使公惟以誠實不欺爲主上所知欽授世襲昭勇將軍
錫命而寵異之公愈謙益奮屢立大功洪武元年除六
都督府僉事復調鳳陽衛誥授鎭國將軍加奉國將軍
一世襲昭勇將軍指揮使逾年回京除後軍都督府僉事
誥授驃騎將軍貤恩三代考皆加其官妣及妻皆夫人

官居極品位重勳階玉帶金章謂極隆矣上以治定功
成四方無虞特賜寶鏹俾歸祭祖踰月還京遂以壽終
公二子長曰晟次曰昇晟闕告襲兵部猶常引見御前
聖情悼恤面諭之曰他父老實至誠他一家並無天災
人禍的過犯不論資次只教他大的孩兒去他父親原
衛做指揮使且休要他學印只封印學辦事少年裏免
比試俾立殞珉恩至渥也載在史冊垂訓萬世昭若日
星今百有餘年公四世孫禧襲授定海衛使指揮使欽
遵聖諭拱仰祗行不敢怠忘以忝厥職子直讀書習禮
爲庠校生余之從子壻也余歸老林下直捧遺像併錄
行實請予爲之贊余不敢以耄老辭詳其實 贊曰嗚

氣生材實天鍾英純乎其誠毅乎其武有元既衰天命聖祖龍飛九五英傑附從委身効勞戰克攻取蕭常宣脩首皆順序江右既平汎掃西楚受職除陞衛使三從勳載旗常自吳興始功懋懋賞詰延於嗣載攻淮泗東復青譙汴洛關隴繼至北鄙折衝四方車書同軌丈夫有志勳業彪炳爲國之柱貤封三代綵車錦璽橫金煥玉紆朱拖紫歸表先塋拜賜寶楮二十餘年寵遇莫比寢疾弗興卒閈當□綸音悼恤盟府永志老實至誠家無禍謫司馬欽承傳播青史百有餘年名垂宇內遺像儼然觀者式瞻攀龍附鳳與國咸休載在豈琅垂億萬祀

成化癸卯仲秋既望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正治

上卿刑部尚書鑑湖陸瑜謹贊

定海衛使福乃都督公四世孫也不忘聖諭大勒聖祖獎諭先臣大都督之旨於碣上復勒吾郡陸司寇公所譔引贊併遺像與燾所跋之辭於碣陰是舉也上以昭國家崇報之隆恩下以示子孫世守而勿替益光前烈無忝厥職矣嗚呼大都督之流芳遺澤不亦深遠乎而我朝寵遇勳臣世祿而世官之數百世而不衰所謂超漢唐而駕商周矣為劉氏後者追念先猷盡忠於國無異盡孝於家黼黻皇猷益孫上理庶幾復見太祖成祖之盛蒙國恩而思圖所以報稱予樂為之跋焉甯府石城主教授事迪功郎翁山陶燾謹跋

重建定海縣文廟記成化八年壬辰正月立石浙江按察司劉釪撰兵部郎中洪常書丹太僕寺丞金湜篆額在明倫堂西階

文云定海爲儕彼屬邑俯臨大海島夷貢獻之必由魚鹽興販之出沒實東浙咽喉之地苟制之以法而弗納於教則民不知尊君親上之道故爲治者莫先於建學而建學者必立夫子廟以妥其靈擇賢師儒以司其教然後爲之士者居則有以善其俗出則有以致其治而教化以成焉邑舊有學及夫子廟在治之東北宋雍熙二年邑簿李𪻐始建建炎四年燬於兵紹興八年令章汝翼改建於舊學之東慶元屢葺元至元二十三年令

汪以敬增置齋廬庫宬暨文昌祠光霽亭歲久俱燬國朝洪武初令杜彬尋力興作繼壞於風雨永樂閒令張潼旋加繕修正統十九年令戴鍾重造大成殿然學之舊規戟門逼近禮殿春秋釋奠阨於周旋論堂在禮殿後禮飲講讀隘於觀聽兩廡中棟相隔以壁前列從祀羣賢後爲生徒寢室不獨失於揭虔而殿宇堂序歷有年所多脫漏攲斜莫有能爲意者及成化五年浙江按察副使朱公奉敕巡視海道行部至邑展謁廟下顧瞻歎曰學校政教所由出而簡陋勿度若此非朝廷崇儒重道之意徹其舊而更新之吾之責也時浙江都指揮僉事張公欽命總督備倭因相與爲言克協厥志於

是設法措置經畫重建禮殿郎故址退後八尺戟門則向前十有二尺論堂仍於殿後比舊其退倍於戟門之數殿之前建左右兩廡堂之前置東西二齋泮宮畫列於戟門之南齋舍別構於兩廡之後文昌有祠會饌有堂師儒有居庖庫湢溷之屬所宜有者靡不畢備仍大其學門而崇其基闢其路塗而甃以石材出素具費不及民廟學之制至是始稱而學之舊基鬻於民閒復售民地以充拓之正其疆界繚以崇垣知縣張尃程董其役工始於是年八月訖於七年十二月凡為屋百二十二間得地百六十八尺公率儒流行釋菜禮以妥明靈以告厥成攝學事甯波府儒學訓導三山陳麟欲圖公

之續俾永勿墜謂予嘗督學政乃具始末請文以勒諸石嗟夫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化民成俗必由於學凡士之學者所以學夫忠與孝也此彝倫之大綱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治吾夫子之爲教舉不外是秦漢以來騖於功利而不由雜於邪說而不察無異乎治之不古若也我朝法古爲治上自國都下及邊徼莫不有學教之以校官率之以師帥飭厲之以風紀式循夫子之教以求唐虞三代之治而復時祀無斁尊崇斯道凡若是者無非爲斯民慮也故士之生於斯學於斯當奮勵感發自強不息明善以通其微力行以造其極爲臣盡忠爲子盡孝以爲邦家之光斯無負賓風紀作新之盛心繼自

今定海之俗咸知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使人有所依賴者實有望於在頖諸生爲之倡也尚勉之哉朱公名紳字大用陝之河州人景泰甲戌進士發身監察御史博通古今操行清愼憂國家用意懇到至於植善良去姦貪惟恐不及尤重名節士論咸歸之張公名勇字希仁始於蔭襲紹興衞指揮以廉幹平寇功進秩好讀書敦禮讓有聲於時武弁中之翹楚也二公臨涖海道威惠並行軍民樂業□□輸誠烽堠無警方略治效之著皆卓然可書不繫於學校故略云

重建觀音寺碑記成化十八年兵部郎中洪常撰布政使司右布政余洵書丹太僕寺丞金湜篆額在寺門右

文云定海觀音教寺在縣治東北二里許宋皇祐初僧戒修肇建額則紹興中賜也後以弗葺廢逮國朝有居士智宵結廬其址以奉香燈天順庚辰華嚴寺僧子義增構小堂志在興復以示寂不果其徒廣潤乃繼其志率弟子永鑑輩協力經營之成化乙酉浙江都指揮張公勇奉璽書總督海道適至慨然以興作爲己任卽捐俸鳩材定海衞致仕指揮使李侯綱程其役一時達官信人聞而趨助之者接踵由是圓通羅漢堂及兩廡先成塑造大士像於其中五百大阿羅漢於兩壁越八年壬辰大殿繼成諸佛如來塑列如式其山門丈室期堂退居後先構築至於鐘鼓法音庫庾庖湢垣墉之屬無

一不備其金碧交輝丹堊相暎凡所宜有煥然一新聳
四方之觀瞻復昔時之舊觀又每於歲首好佛之士會
集誦經祝延聖壽著爲恆規用圖報稱俄廣潤亦示寂
於是永鑑懼後莫考乃狀顛末來請文刻石予聞釋教
云觀音神通廣大無感不應是以供奉之者家至也茲
寺東控招寶山西連彌陀塔南接梓蔭巖北坐邑城□
外環大海遠接蓬瀛潮汐之往來雲霞之卷舒魚龍之
出沒光景變見誠佛仙之所依止不可以不重建也今
都閫張公作倡於上揮使李侯監董於下廣潤永鑑師
徒二人又克始終成就之皆有功於斯寺者是宜有述
以示將來其施者名氏則列於碑陰云

重建定海縣廨碑記嘉靖四年賜進士第四川按察使副使張邦奇撰賜進士及第國史修撰姚淶篆額賜進士及第國史修撰陸釴書丹在縣署

記云定海縣在東大洋之上其外三韓日本諸夷每入貢則艤船於是實惟全浙咽喉沿邊要害地也舊守規制故隘陋工材弗良又其地墝入大海颶風疾雨震盪衝擊日就毀損縣令視事遇雨則張蓋而居然憚於興革率惟傳舍視之正德庚辰閩鄭侯餘慶來莅茲邑有意新建而歲比大祲民物凋耗歎曰時詘舉贏吾其忍乎乃勤撫字節財用越二年政通人和年穀既登方議鳩工適癸未秋海風大作堂室傾圮十不一存侯曰是

不可以復綫乃謀諸縣丞文君林主簿馮君大本典史趙君大和括公帑若干緡請於上司庀材募匠徹其舊而新之爲莅事之堂三楹左右翼以議仗廣儲二庫前爲抱廳後爲退思堂堂之左幕廳右架閣庫楹各如莅事之堂之數東西兩廊爲楹凡二十二前爲儀門又前爲大門門之外建大坊曰阜成列以旌善申明二亭其東南爲預備倉五楹西南爲獄四楹加一焉縣治之北舊有火攻庫以貯戎器毀廢旣久今仍其舊址復立之凡規制侈於其舊而堅完儼飾足利永遠然財無妄費民不偏役經始於嘉靖己酉正月十越月而工竣教諭方君希哲以士民之意咸欲有記乃述其事介儒士何

君槐來求文予觀民情固難與慮始而近世文法繁峻上之御下如束溼然少有營樹猜怨交集夫任其劇勤無功而或以貽患雖有能者亦斂手避矣事就儆而人日媮亦勢使之然也而鄭侯乃能乘時立事不以利害爲前卻而上下亦交信之以爲才且賢也斯不足爲當官者法耶他如葺廟學置學田增造祭器冊表功廟修縣志日本國考略水利碶閘及諸公署城樓之屬皆切於政體可書也因并書之以示來者

一鑑池三字隸書右旁嘉靖丙戌仲口月不書名姓康熙年間嵌於二聖廟轉角牆外

八石山人詩不勒姓名嘉靖十九年上石在長山涼亭

詩云孤城東海上故壘白雲閒日落峯多□天空鳥未還寒聲□戍鼓暮色帶鄉關極目烽煙□驅車夜已闌

右與劉□□夜行□嘉靖十九年冬□八石山人

懲忿窒慾四大字下詩嘉靖二十三年别駕周瑚書學訓曹一和所刻嘉慶二十一年胡灃從苔蘚中洗剔出之已有漫漶不明處

詩云人生有忿慾懲窒難爲功仲尼系易□心法貽無窮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世逖□亦下此意誰能充卓哉王荆國懇懇開羣蒙乃當令鄞時去留海之東顧茲荒城側有石高從□大書更深刻四字爭神工迄今五百祀星日□□□□登梓蔭山剝蘚將無蹤徘徊不

忍去先哲□目中野老扶筇來對子丞□□築隄捍潮
患惠及今□農
君恩如海四字碑嘉靖丙辰總鎮俞大猷立石在招寶山
上
江海朝宗四字都督俞大猷勒於金雞山石壁
定海縣題名碑記嘉靖三十六年賜進士出身前考功郎
詔徵翰林院修撰在告南禺世史豐道生撰并篆額薛晨
書丹在縣署
記云僞梁開平間創建定海縣隸明州析鄞東望海鎮
廣二百九十里袤二百五十七里戶五百鄉七都二十
有三歷宋元本朝因之爲甯波府屬縣枕海襟江土斥

鹵而民佻陋比歲夷寇孔劇邑用滋憊雲麓宋侯至自
中江城而守之儲餱厲士撫輯戰捷私謁弗行頑胥罔
肆弊民革心孱羸職植仁摩義激利日興而民罔覺三
載暇稽古牒諸吏於玆者蘇洪武迄嘉靖知縣三十有
六人縣丞二十有一人主簿十有九人典史十有六人
列其字名氏籍策名之塗履官之期介薛生晨徵記於
余案志宋陳公亮萬昌世韓承德崔端學陳贊顏頤仲
元汪汝懋曹敏中國朝何公肅許伯原陸本賀懋宋宣
李廷儀皆有治行著績可考其文乃余所睹若桐城錢
侯之公廉應城陳侯之遺愛竹塹王侯之均賦民於今
頌之王侯遷令四易而攝山金侯至則夷禍作矣都御

史吳朱公帥師來征當路有族子敵夷者金侯戮之當
路以爲憾金侯遷而抑之欲再黜吏部知金侯艮弗果
奪金侯竟得南部以率民至於今悲之又再易令而宋
侯至當是時夷愈熾民愈瘵政愈縣豪右愈恣宋侯蓋
益當其難廉明果毅身任其重以有成績易所謂獨立
不懼致命遂志者侯諒其人歟夫石之記匪徒錄氏名
而已臧否在人將指而勸懲焉玆予明明而昧昧亦春
秋善善從長之意云

六國來王處平倭第一關十大字嘉靖己未盧鏜書勒於
仙人洞石壁左右

陳景沛案曰嘉靖志仙人洞內十字則言盧譚二

[illegible]乙未年所覩王志注相傳爲王安石書豈四百
餘年前荊公預有其書至嘉靖時平倭乃勒之耶
嘉慶丙子夏邑人胡澧舟游是洞乘梯而上摩崖
洗蘚左五字後得北 山盧鏜書五小字右五字後
得盧鏜書三小字從前之傳訛盡釋矣

雪濤二大字勒於仙人洞石壁

案二字與志案失載字刻洞壁去左右十大字僅
丈許邑人沈開祥剔其旁得北山二字斷爲盧鏜
書覩字勢飛動與左右壁不類頗近吾鄉華工部
顏手筆工部有北山集遂兩疑之記於此以俟博
攷君子

都督俞公生祠碑記嘉靖三十八年考功承德郎豊道生撰甯波府學生紀錄書在鎮遠門側碑石四方第三方已斷仆在地

文云虛江俞公大猷字志輔始來自霍邱五世祖敏從高皇帝集大統授泉州衛前所百戶四傳至愛松公賫皆世襲焉愛松生公治易充泉州府學弟子員試輒高等人以文魁望之愛松公卒公白諸有司請以官讓其弟得畢志於文學不可則如京師受職歸嘉靖甲午魁武舉乙未會試亦魁進千戶覲師於金門金門號難治公以愷悌公廉御之敎士卒以荊楚劍法帥其子弟談習經禮金門大治戊戌秋臬司徵公討賊擒其酋楊志

新等二百三十二人癸卯秋內牧兵部尚書毛公伯溫
薦之詔公禦狄於木蓮港斬首甚衆明年進指揮僉事
以都指揮體統守備汀漳丁未擒海寇康老斬首二百
八十有二是歲秋擒流賊雷士賢等九十餘人又擒流
賊湯信四等百七十人事聞進廣東都司署都指揮僉
事戊申秋擒新興賊譚青蛇蘇青竹等五十餘人十二
月遷福建都司廣人請於都御史乞還之奏上明年遂
廣東守欽廉夏南彝平秋安南叛賊至公帥水陸兵敗
之於白勒港絕其道俘溺無算尋自龍門追及於萬寧
擒其酋范子儀范子流范廷眞等斬首千二百餘級庚
戌黎寇作公帥師徂征擒其酋符門欽等斬首五千二

百餘級遂平黎三月進右參將守瓊州當是時鄭欽亡命入海搆倭反官兵亟戰不利兵部侍郎張公時徹薦公移鎮於浙而甯紹台溫隸焉公督水陸兵擧列港募善伏者潛從背過其巢穴火夜起賊輜重盡燬大敗次於馬蹟颶風晝晦羣蛟蕩舟公恬不爲動旣而日難天變亦舟人弗力斬二人以殉軍始知有紀律者懼而思奮俄而倭攻昌國公帥舟師赴之戰於石浦關燕頭玉屏海門松門十有八合擒斬四千溺者萬計餘賊百餘人轉補陀洛迦山據之公集兵圍之令舉火或曰恤首功公曰靖民而已首功何爲者遂火賊殲焉是月諜言溫州有賊公復帥舟師追之賊走紹興抵柯橋四面皆

水官壁舟賊將泅以攻城與吳成器覺而拒之公不
寐曰吾心動賊其至乎將吳卒操一舟覘之賊方持械
器急公手戈踣一人賊衆驚亂急擊殪之丙辰進副總
兵提督金山時賊將趙酉都公督宗順等兵於乙卯之
夏五戰於平望王江涇秋舟亭六金壩英德湖斬首千
餘秋七戰於大赤海洋柘林陶宅肯村周浦內地斬首
千餘冬三戰於川沙窪吳淞寶山斬首百七十盡沈其
舟丙辰賊徐海以倭圍桐鄉詔進公都督僉事直隷浙
江總兵佐總督胡公宗憲救桐鄉胡公密謀於公使諭
徐海解圍而援之朱旗俾出海公豫以舟師伏於海胡
公獲徐海殲之於沈莊倭數千揚朱旗出海公伏起無

一脫者自夏及秋五戰於寶山高家嘴平洋沙吳淞劉家河遣小舟覘賊數里舉火相屬追及於洋山茶山凡斬首千五百溺者亦無算晋都安舟山者定海之塞也賊據山且閱歲十有二日公圖於副使方湖王公授略於指揮張四維帥麻陽兵攻之壁益堅夜使人持死豚投其壁狗羣吠夸驚起縱兵擊且焚殆盡擒斬四十獻於胡公斬之其民歸於田屋舍妻孥晏然復矣於是詔進公都督同知總兵開府定海定海之士民曰微公吾墮也相與薙壞搆穴而尸祝之道生聞而笑曰公之惠直定海而已乎賊謀以金陵爲市公抗討議貝錦孔效稍憍於身謀大事且不測故闢邪說以立紀亦難矣卒

跋其言卓然成績雖平難哉其議論詩詞文多不載

劉公碑隆慶元年秋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國史編修文林郎郡人余有丁撰邑庠生陳用賓書并篆額在招寶山上

記云今總鎮開府劉公者蓋古所謂才帥臣哉往者劉公之起松潘而芟薙白草番也論者曰劉將軍偶遂之耳試復之未必能徼大幸若是既劉將軍征九系大小三百餘戰盡還其陷地夜郎千里得劉將軍無恐橫江諸處所寇大閧將軍討平之川南以寧論者又私竊村將軍以制羌夷誠□之矣易地而驅之則不爲賴矣乃劉將軍由蜀轉淮南時島夷毒內地欲據越扼吳絕饟道以睨南都勢倡甚將軍殲之盡又殲之於岑港於三

沙則劉將軍又能以淮功矣又由淮入閩入百粵敗逆者張璉兵擒斬之及鄧興陳明光等俘馘島夷無遺醜則劉將軍又能以閩功以百粵功矣所司具上之於是晉都督開府東南總鎮焉夫宇內稱師率臣者蓋林林盛矣總之不得齒於古名將之戲下何以故大都通方者難兼量者寡蓋自古歎之也夫兵者危器古之人危用之胥管之乎機矣是故百酌而一敍則發之非時往之無當與枯籬奚擇矣故曰通方之難十舉而一覆則耳目乖應手足易處與凝滯奚擇矣故曰兼量之寡故方者兵之用量者兵之所爲用也幻哉乎機非劉將軍談不得而容易矣是古鬪方錯途翕張殊軌以正變不

可勝窮也攻而無攻無攻而乃以攻守而無守無守而

乃以守以桿圍不可勝窮也上雷九天下蟄九地決之

若川止之若山以起伏不可勝窮也欲左左欲右右欲

遨遨欲徐徐以[illegible]羅不可勝窮也以所見知所不見以

所不用知[illegible]卒若棼井井若暇以參伍不可勝窮

也故曰不[illegible]道以揚兵道以强故得其機則得

全於敵矣不得[illegible]則得敗於敵矣夫得全於敵與其

得敗於敵也豈可同日而語哉劉將軍慷慨敢事臣也

驅之陸陸勝驅之舟舟勝用正正勝用奇奇勝用衆衆

勝用寡寡勝知我之所爲機說皆劉將軍之已迹也夫

將軍之事於蜀於閩於百粵也余耳之而未目也意者

侈詡之乎余海上人也而將軍來海上四年冒不測之淵親歷窮島島夷閒之銳攻濡足海波者海波晏如也誠賴之矣故余所爲機謀計劃將軍之已迹也嗟嗟將軍曷不北乎北虜患邊同時甚卒無一創已之者與東南夷校禍大小一稱子辨之矣將軍獨奈何竟臥東南自愉快乎夫北虜誠重猶其枝也東南殷庶緩急仰之內地傷是本禍也善稽者鋤其非種嘉種乃蕃善國者誅其橫民齊民乃業故將軍在東南者稼道然也嗟嗟彼以其才安施而不可哉遯者島夷幸一蹶止矣東南安矣將軍少須之且北北北且搏搏舉矣

增築定海城碑記萬歷元年兵部尚書張時徹撰在北城

上
記云定城並海而設潮汐之所吞吐雷霆之所震擊妖颶之所憑陵無時朝夕前代亦慮其不虞也宋荆國嘗爲之外隄至今稱巨防焉歷年既久塹隄漸隨齧者窪者敧者銳而突者罅而墮者乃稍稍見矣隆慶三年督撫軍門谷公中處臨而視之曰斯浙東之保障蓋猶之西陵虎牢也及今不競患將莫禦蝎其勿亟乃檄下所司策計之增築外城以捍其舊有成議矣已而前海道副使蒙公詔反覆咨諏長慮確計督理同知段孟賢上議曰城外城始議也於事良便然覩而驗焉城之外俱沙石梗隔不可以樁不樁不可以城若掘梗去石城且

善壞況潮汐衝湧工力難施及長老黎庶咸稱外城艱於奏功若修固古隄作爲外護築新城於內地爲便夫舉大事者必協於衆利永遠者必慮其始惟當道裁察之督撫鄔公璉颿報諸萬歷元年督海副使劉公翾至而景望焉城內隘道亦多沙石難以密比入椅奚城而可乃親自度量立表記號隨舊城地勢寬窄而舒縮之定其物程權其經費俱有成算會段以給由謝事以通判祝君完代之專任提調經理百物陞任知府王君原相酌議巡省補所未備知府周君艮實綜理周詳課飭不懈定海知縣陳君朝定百爾具肩鳩率罔懲而撫軍方公宏靜巡按蕭公廩作其不力乃祝君不避浮門之

訪時督所委遠近之屬衙行省親詣且不休分守左參議余公一龍分巡僉事王公嘉言皆贊其事粵若撫軍謝公鵬舉至而綵觀厥成差其勞勩附於新巡按吳公從憲行賜勞焉城凡長四百六丈三尺址闊一丈四尺頂闊一丈高二丈與舊城齊而之以石聯於舊城蓋不啻山嶽固矣工始於萬歷元年五月初八日訖於萬歷二年閏十二月二十六日費取諸魚稅力取諸在城編戶城成而郡守周君來請記余曰甚矣遠猷之難也蟻穴不塞不可以固百丈之隄突不曲薪不徙不可以保千金之室明者睹於未形而昧者忽於已著况茲設險守國其大者哉故曰哲夫成城夫察興廢之謂哲明安

危之謂哲辨輕重度勞逸之謂哲非大賢孰能辨此者乎諸君子之爲斯城也自爲者寡而爲民者多爲一時者寡而爲百世者多爲一方勞役者寡而爲邉徼保障者多誠不可以不記也爰以蕪詞載之碑石以詔於永示

呂公碑萬歷乙酉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翰林院編修奉化戴洵撰在縣署

記云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民所曹好不可得而私毀也民所曹惡不可得而私譽也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而世之治民者不惟其所好惡

而肆然以臨之徒曰民難治民難治耳粉飾於簿書之末而扞格於期會之間操切於敲扑之煩而闊略於便宜之實雖一時所趣辦事若小集民若小休然及其身而所愛焉已去而漠然曾莫之思也何也彼其心思之所注措固在侯上旨爲起聲名地耳非眞欲有所惠於民也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以今所睹定海呂侯其庶幾能動者焉侯名明倫別號悖吾建平人也舉明經高第而來爲定海令定海綰海以爲城商舶之所湊集島夷之所出沒邑雖非大而兩浙之門戶也悍民雜處諠囂易生則撫馭難督軍之臺直指之使以其要地也而歲一視焉藩臬之副郡邑

之屬騎臨而踵至則供億難其地兼江越海半爲斥鹵之區沮洳之場而民彊事田畝於其間則疆理難邑常被寇休養未復疫瘵未起逋租負稅有累數歲未輸者則催徵難自勾考之法行率皆牽文法而諱營作一切學校官署祠廟備渠道橋之屬悉以頹壞則營理難自抄扶之令嚴世書右法吏左儒生弦歌講習之事悉以棄絕則教化爲尤難侯至則視軍猶民威懷若一而戎伍無譁矣廚傳之飾官自爲辦夫馬之費悉用舊額有不足者皆不煩里甲而迎送無擾矣田分三則江南爲中江北爲上海外爲下因其自然不强抑併而都鄙無爭矣貧戶輸納不論多寡不拘方物一木一石皆得上

供而積逋無負矣首新學舍增造泮橋亥核縣治增
重牆以至十矢薦弓之塘貝家楊家之碶廒庫街市[illegible]
以次為而廢壞悉舉矣每朔望詣學必登高講論四時
課藝亢精較閱雖當亢劇不為輟止而衿佩胥勸矣蓋
為之催洽期而向之所為難者罔不弈然就緒熙然奏
績怡怡慊人心而滿人意也蓋候知有民而已矣便於
民而逆於時即吾之聲譽或為之損而必舉焉合於時
而不便於民即吾之聲譽或為之加而必蠲焉藉令一
心以為民而又一心以為身則進有沽名之懼而退有
掣肘之虞上之恐擅作之疑而下之畏矯俗之謗即欲
有為且將惴惴焉意索氣竭而自止矣何望其成哉以

故嘗謂侯之興利除弊煩而愈精鉅而愈勝雖其強力足以推行之亦其誠心著物有不可解者在焉雖古所謂民之父母者無以加也民方幸侯之久於職以究其施而忽以憂去不可留則其思之而不能忘豈非斯民同好之情而非有所私於侯也哉定人謂余嘗從吏民之末紀吏治而抒民情其職也相率來請爲之記以識其思余不辭而爲之敘論以授之俾歸刻諸石以附於古

觀音洞石壁書萬歷壬辰山陰朱賡勾餘邵陞明州伉一貫居隆同遊鐫二十四字

潮來山吼雲起天低六合內外浩無端倪壯哉鰲柱永

鎭華夷

重建長山永濟橋記萬歷三十年春刑部陝西司主事邵

輔忠撰庶吉士薛三省書丹幷篆額

記云吾定江有小浹也納鄞南逖之水東注於海先朝

長山有洮艤舟架木以濟不通而甃石梁則始於成化

辛卯海寇朱公紳繼成於楊公瑄也夫以長山孔道內

則四鄉外則三戍游徼鋪驛官軍商賈輻輳往來宵旦

不絕橋成而頌其德者於今不衰閱歲既久萬歷丙申

秋遭淫潦梁南圮先陁司里以告邑令丁侯卽令民仿

成化故事募鏹若干而鄉封狡獪覘爲奇貨多方窟穴

其中梁不成緒也亡何盡陁侯乃重懲若而人令四鄉

多藏者領其事佐以公帑心良苦矣多藏又皆巧避猶之乎前轍也橋未及成而侯適以艱去己亥春閩漳朱侯至廉其狀遂進丞陳君謂之曰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甯自古記之矣陳君曰唯唯於是伐石鳩工力董其役戴星不憚今年春仲始告竣自陁時閱七歲矣蓋以江流澎湃潮汐砥柱有甚焉者橋成名之曰永濟夫豈藐諸乘輿微惠者哉將曰人人濟之俾世賴云二三父老相計立石頌侯乞余記余曰其永濟吾民甯但不病涉已乎當獮獗時海倭方訌郡中豪與奸表裏知浹江嚴衛而此江潛宵鼓棹狐蜮自如甘向導致寇勿恤也惟時蜀漢宋侯繼祖特察其故請郡伯發緡

硤障上流閉以梁柵倭患得不深中然則是舉也陸焉通遐邇之驅馳川焉抵馹驛之出入細者樵蘇魚鹽可通百貨而大者關津洋舶逕制三韓侯與陳君大有造於吾定直如朱楊兩公也雖然猶有說焉十里之防潰於蟻穴九層之壘圮於蛄螻後之視今毋令如今之於昔盡隳而後理則萬世之攸賴焉矣謂之永濟也奚宜

橋經始萬歷己亥落成壬寅春仲跨江南北長二百武廣十有二武上翼扶欄下竇五門其南堞十武甃石井通山源亦以濟民渴也皆陳君之綜理云朱侯諱一鶚漳浦人戊戌進士先是丹陽丁侯諱鴻陽壬辰進士陳君諱懋齡溧陽人今陞楚興國州別駕

海天清晏四字碑天啟二年督撫都御史蘇茂相立在招
寶山
撑半壁天四字碑天啟乙丑鎭浙都督山陰何斌臣立在
招寶山
擎天鼇柱四字碑天啟丁卯鎭守浙江左都督瀛海郭欽
立在招寶山
日月光先到江山勢盡來十字碑無年月武原馬孟驊立
在招寶山
天開圖畫四字碑崇禎辛巳太子太保玉峯杜宏域立在
招寶山
海門砥柱四字碑崇禎辛巳御史蘇齊渭立在招寶山

國朝

林氏雙烈碑范兆芝撰幷書陸紹中跋在梓蔭山

文云林氏雙烈者定海諸生林穎新妻李氏暨弟鼎新妻劉氏也李幼失母其外大母憐而撫之長嬪穎新性鷙甚李事之幾同嚴君焉劉父家亦遂死無所□依其姑姑謝室也林於謝爲母黨因歸鼎新於鼎新多所箴益鼎新嘗手鐫小印與之曰閨中畏友云李□嘗而劉絕慧敏李曰娣吾師也唯命劉曰有無□□家而可於是相得益權者數年而定海有亂兵□□歲乙酉金陵破越中畫江而守守關裨將某貪□□□亂但須敗則盡擄子女玉帛計矣以故嘗峻□□□郭之禁穎

新憂之謂李曰亂且及奈若輩何口相謂曰夫子告我矣丙戌夏西陵師潰六月丁口夜某縱其麾下大掠穎新家近帥壘勢益譁穎新謀徙避之李劉請守死於家强之乃各繫帛於頸而口將且譁聲遠聞於避所李劉急自縊解之李已不可救而劉復甦鼎新曰兵火及死未晚也劉曰兵火旣及庸及死乎且姆氏已死義無獨生鼎新方悲不自勝而劉復經絕矣事聞某某處有起而挺險者遂弛城禁而禁掠邑之婦女率藉以免於死云李遺一女二歲先是李知必死嘗提其女泣以色絲繫其臂絲猶泚也鼎新出劉遺匳得劉所臨黃庭本尾手書一行曰生有命死有命生兮妾身危死兮妾心定

初林之戚黨有以不能生全二烈咎穎新兄弟者及聞此乃憮然曰無庸懟恨爲二烈之矢志有日矣　范兆芝曰昔者林子閉攜予家府命雙節詩歸聞劉讀之感誦李亦慨然慕之予因念我王母暨我王叔母之寡以娣姒其稱未亡也年以廿七以十九李劉娣姒也而年更同豈誦詩之應歟何相符之確也然吾家二母得撫藐孤以大其世而李劉皆無子以死又何多不幸耶

學士搢紳談衕仰稱孔孟生死大義鬩苟且不知命何彼雙烈婦從容受其正三復訣絕詞難哉妾心定磊磊數拳石綠水一灣淨同此皎潔心皓月長相鏡　一死非爲難處死良不易天地既戎馬此身將安置全生固

所願潔身乃素志兩者不可兼舍生而取義水碧與山青猶見當年意一片亭邊石墮我平生淚　丙申歲肆業鮫川得讀是碑竊意士大夫讀書談道臨難而爲軒鶴者比比鬚眉不逮巾幗誠可慨也用是表揚潛德以俟觀風者乾隆己亥冬至後十日慈水陸紹中拨一題幷跋

起臣小像石刻　在梓蔭山

薛士學記　梓蔭山之有浮圖有文昌閣也始於明萬歷中後將圮矣而更新之則吾友謝子起臣之力也自十餘載以前邑之交遊詩[illegible]守是閣者寂焉無人閣且以頹落游人之來也則有慨然以悲徘徊太息而後去者順治甲午起臣以浙省第十四人計偕明年夏自京邸歸與同人登眺於此而謀集社事焉乃先命工飾神貌而凡[illegible][illegible]垣壁爲風雨之所蝕者一一修葺而丹堊之又迎佛像於山麓之招提召[illegible]戒僧演行爲之主閣舊

有田嚴久爲隷人所匿起臣廉得之而復歸於山以供春秋舍菜之事自是晨昏鐘鼓之聲聞於數里吾邑之士談道講藝於此也殆無虛日蓋向之游觀而太息者得俯仰江山之壯麗而又闃然以樂焉鳴呼起臣而不爲是役也吾見茲山將廢爲斷礪荒煙而不可復問邑中之交士亦何由相與漸摩而蒸蒸以起也哉今年戌戌起臣再上公東幾得之矣主者乃以一字之嫌下第還里中同人皆爲之慨徐覩起臣起臣自若也且日吾將因山高下爲松筠曲徑環其祉之水淵雜蒔木芙蓉梯柳之處與水中菱荇交發歲時飲禊嘯咏其間成吾邑之勝事無何而起臣竟抱疴以逝也鳴呼後之登是山者其能忘吾謝子也哉起臣年十八爲諸生二十因登賢書又四年而歿計十年閒邑中廢事之藉以與者指不勝屈而茲山其一也起臣負濟世之才而識量足以勝人之面滿月應法胸次灑然不羣爲文詞博雅有度爲同人所推而年不遂其志此余輩之所爲欲獻憑弔欲復見謝子之音容而不可得也後之登走山者其能忘吾謝子也哉

海天雄鎭四字碑道光乙未巡道鄱陽周彥立在招寶山

舊碑已失附載

大士像碑唐吳道子筆在招寶山上道光壬寅燬於兵火

陳志 槖

謝泰宗題碑陰

書始於字字始於畫畫成於畫張旭學畫於吳道子而不得遂傳其筆意以草聖名則知畫者書所由始也唐吳道子畫嘉陵三百里山水於大同殿壁一日畢焉稱爲畫聖顧陸張吳畫中五經是也乃畫有專家若王維像趙昌花草畫有嵩學若孫立本張南本水赤必隨所見而善也以余觀儀濤山石刻大士像手筆傳自道子道子正不徒山水擅奇者乎然山水以顏趣勝佛像以莊嚴勝非但於出木之衣當風之帶就形似閒遲體態也昔李伯時善畫馬魂夢中身化爲駒若在水草茭牧中者法雲師叙以畫大士像於是向之魂夢或聞聲而夜升兜率或持念而寤寄修羅乃知神凝於所習則有不言之喻志嵩於所往則饒俱化之能道子於此神契默解竟何若也無亦道之之身郎大士所化之身道子手握之管即大士轉授之管乎杜子美亦言虎頭金粟影神妙意難忘未知所爲神妙者何法之傳矣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大士之形安在論書以形似見與兒童鄰大士形外之神又安在大士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就其所願於眾士者即大士所以

自狀者矣今諦觀所爲像耳背開乎鼻伏怨乎面離過失乎舌啓調伏乎首鬘華而身離我慢貢高乎若猶未也大士所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終未適肖也然自唐宋至於今歷歲二千山河變遷而是像巍然如魯靈之不改神物之呵護者多矣意而度之冠之以荷花製象其不染衣之以直裰表章其素心手足持行而恪恭如其以陶家輪擲過恆河沙界想其下筆時已聞聲而夜升兜率持念而窺補陀羅矣剎兹候濤賓海岸孤絕之所四方頂禮者得以其像轉相流布於無已將九有皆化城咫尺具千二百由旬之遙何必鴿堂鹿苑金海露山而後爲淨土故書維摩詰於丈室現八萬獅子座猶有待也道子直於指管中放大毫光歷劫運而不墜豈所云芥子攝須彌於一大士而觀自在光世音觀世自在咸於此證眞如之不二乎奚怪善財徧參妙筆只是一箇妙峯也

洋山廟碑宋黃治撰地輿記勝

瑞巖山碑宋祥符間產芝紀瑞天下碑刻

助海顯靈侯廟碑兵部侍郎皮光業撰寶慶志

雲雩三公廟碑主簿戴栩撰寶慶志

永寧寺碑天聖閒鄉進士趙偕撰曹元正書雍正府志

妙勝寺碑元豐三年鄭佃撰浙江通志

記云法常弊於有而法非有則不立故道之應世也以有為法而以無為用猶之一身也四體具則為成人而所以為人者非四體之任也夫聲緣於耳而聞者非耳也色緣於目而見者非目也苟廢耳目而求聲色之辨則何所從而受之哉故以道觀法則內之耳目異處也以道觀用則外之聲色同我也內外有辨故事之所以顯有無相生故理之所以微此道之所以先天地而不生後天地而不滅也故為之宮室以致其恭為之像塑

以申其信而又爲言說章句以道其所歸此法之所自立而衆之所可知也至於有相而不可以形求有言而不可以情解超然獨得而天地萬物莫之能偶此則智之所不及而用之所自成也明州定海縣有禪院曰妙勝距州城三十里瀕海之上環水之中居處辯陋而有風濤漂注之患五代清泰中居人始絹始以其地易而新之遂能避其患而衆安以處也其徒以籍相傳居居而族食凡百有四十餘年而院之存者無幾矣熙甯五年其徒以力不能勝而爭訟以起於是衆列狀以告於州願以爲十方住持州下其狀於僧司使集衆以舉所知而衆皆以淡交者應州凡兩上其狀而始獲請淡交

居之數年而四方之人始知有妙勝矣信慕所嚮持金帛而至者蓋迹相接於路而以後爲媿於是爲之更新昔之故陋今煥乎其有文矣昔之狹隘今廓乎其有容矣又因其院之隙以建轉輪寶藏其費累數百萬皆不煩於求而自應用工始畢而其徒有訟於州願復得故處州以訊於縣縣力爭之而後已今旣安且久矣交公於是與其衆談無上之法轉無礙之輪以蒙利於衆生此衆之所願記而余之所以告於人者也若夫究竟寂滅而不住於法萬法現前而當體爲用說無所說行無所行而有無內外不可以係而處之此則知之所不及而亦非余之所能言也

重修妙勝寺碑紹聖三年 提點二浙刑獄事羅適撰 浙江通志

記云元祐七年冬予受命提點二浙刑獄事明年夏出按明州之定海因之澥浦經度創鎮舟過清泉有梵剎焉枕河臨道竹深而林蔭氣象灑然清與神會就之以避炎熇時長老智榮師喜我之來勞我以香息我以牀睡足援視物幽景涼觀其院之揭名曰妙勝智榮師言五代時姚綰捨地建之初號永安大宋英宗皇帝登極以治平改元乃新今額熙甯五年圭偕元旦聞乎州願作十方州以廣惠首座淡交開堂始昌禪席淡交募人寫經作轉輪藏盡熙甯七年也元豐四年州召淡交住廣惠以智榮師繼之予過時智榮師造釋迦殿新堂廚

廊廡其功將成予已深嘉師能以禪人與致事起人之信也明年師又使檀越嚴恕持書乞記且云以元祐八年冬經始之至紹聖二年秋工告畢凡爲屋一百五十楹佛像七身粉繪莊嚴華而不侈嗚呼天下爲僧者多勞人以逸已蠹我正法智榮師能了自性不爲已勞人惟張大佛事使四方衲衣緇侶得以安處乎般若之場晨兮升堂夜兮入室破迷祛惑掃迹解空了知如來正法眼藏與虛空等又能使一方白衣俗士信佛有大法門可以出生死滅罪業各植大善根入我佛境師之所存不其偉哉予嘗怪世之學禪者自藥山不許人看經之後妄生疑情不知藥山爲人破執欲人言下一決而

悟由不二門直入無等等正覺反以口耳所聞縱橫辯捷自謂見性棄經破律蕩無所守譬如操舟之人不信柂楫流猥江海安能到彼岸耶又問之藥山嘗自看經或有問者藥山云遮眼此善忘其指者也如來云以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吾知藥山眞看經者也師爲我謝學者藥山古佛豈欺後世哉勉之

覺海威顯侯廟碑開禧三年令商逸卿撰 寶慶志

招寶山沁園春詞樓扶題鐫於崖石 陳志槀

詞云開闢以來便有此山獨當怒濤正秋空萬里寒催雁信塵寰一簇輕算鴻毛小可詩情尋常酒量到此應須分外豪雖爲水算平生未有此番登高 飄飄身踏

金鼇笑終日風波無限勞看檣烏縹緲帆歸遠浦鷹魚雜沓網帶餘潮待約詩人相將月夜取次擕杯持海螯乘桴意問誰人領解空立亭皋

治水判官黃公祠碑丞相鄭清之撰延祐志

屏山堂碑嘉定十三年統制馮枋立應熼記陳志槀

記云定海四明壯邑也六龍飛南遂宿兵於此以戒不虞嘉定十一年馮枋環衛來領此戍越明年軍事修明修射亭搬軍器庫規制整直南得山曰梓蔭作堂其上命曰屏山祈其久故夷而不痹取其質故壯而不麗自公之餘領客觴咏其閒郡人應熼謂客曰予知侯之所以命斯堂之意客曰以予觀屏山之景四山環倚蒼

翠可挹風雲月露晦明皆宜南引大江練光澄鮮北望鉅海與天無際睍覼兩闕拔劍萬象無丹青之功有天然之繪命之曰屏宜亦似夫侯之意歟雖然屏之爲物頓乎方丈之室其高不過尋丈間今山之與堂相去或十里或百里而侯取以爲屏倚不已夸乎余曰不然世有大人先生者以牖日月庭衢八荒天地則其室廬也然則山川城邑皆吾室中之玩而草木禽獸吾苑囿樊籠之觀耳諸山雖遠取而屏之不亦宜乎此詎非侯之所以命斯堂之意歟

瑞蓮池碑紹定元年夏泮池蓮出雙萼咸以爲瑞知縣陳瓚撰陳志橐

重修定海縣治碑記泰定二年翰林院侍講學士袁桷撰

記云定海爲縣自昔號重地鎮遏戍守異於它所南受諸番絕域之驪駒東控島夷不庭之邦商賈舟楫噴薄出沒據會濟勝實東南之奇觀也皇元考圖受貢益倍於異代信使香幣渡海歲不絕縣令將迎日疲於供事視公宇若傳舍歲益圮剝至治三年忻都君始蒞事曰吾受天子命長邑於是失撫字則奚以仕歲大歉徵租於民將不勝逋負歲計所入一萬有奇遂覈其實止輸奇於官鹽賦歲不登民益以困卒請而蠲若干嚴飭官驛罷逃隷人以候過客而復其役久而曰吾將治所居以聳民視瞻一徹以新爲楹五十餘瓴甓木石丹漆節鐵

皆堅緻可永久夫覆教諭蔣君昭先列其行事俾爲記

余謂治縣莫先於宜民承上意而不鳴其疾苦甚者增羨以求媚蓄譽乎何有縣當水陸之衝輒默計歲月得解職卽謝去植仆舉弊終其身未能也若是則折都君之行事汲汲慕古將有以大其所爲夫豈苟計目前之功效者哉余特記其興造使來者有考蔣君所述多善政不復著推其所爲舉綱以遺目蓋可知矣是役也尹曹敏中主簿薛炳悉力贊治故迄用有成

樞密承旨卞公祠碑子朝列大夫蕭撰

海塘碑制使林栗撰以上延祐志

三皇廟碑應奎翁撰至正志

關帝立像碑馬遠爭乘馬像碑明戴文進筆在招寶山上乾隆志

寶陀寺碑張謙撰

東岡碶碑張時徹撰

平水閘碑范欽撰以上嘉靖志

諭祭碑隆慶三年立

文云維隆慶三年十一月初四日皇帝遣巡撫都察院僉都御史谷中虛昭告於東海之神曰邇者水災異常殃及黎庶良軫朕懷茲特遣官祭告惟神鑒祐永福邦民謹告

招寶山搃兵觀海賦碑萬歷二十年米萬鍾撰

賦云皇帝膺籙之二年歲在玄黓閹茂月次仲華千
直指傅公於句章時公適大閱水陸並舉繼之以夜登
招寶山臨渤海余及海道洪君從公顧謂余賦之余謝
不敏敢拜嘉命賦曰　歸墟之濫溟渤之淵匪涯太清
澒洞淼漫徒覩夫陰火弱流之俶犨爲炎熾之鬱盤
澌若無而若有託異隅之片千爰有鉅鎮越在灘門前
襟搏木後杭四明安期酉鄖而境迴任公蹲犗而波神
邇徐市之窮島望龍伯之遐資其怨荒奧隩擴寶窮垠
吠封狐而蜎雄虺時蝄攫而甘人是用斥以重掀之警
韜以均服之振貔偵窔其鎛要害扼其俾羌小腆之蠢
動馳羽檄之紛續妖纏白草霧慘紅巾枿青徐之蠶宿

山海之屯諒遊釜之終靡既疊疊而震鄰維哲人之長慮甚老謀於壯事緬七代之止齊將一鼓而作氣萃跗注之君子蒐兕蝥之介士帥以丈人董以大吏諏剛日以戒期余趨鏘而狎至荷巽數於御戎屬右韃以馮軾奉樽俎之清燕摩壁壘以揚勵防水續陸賁明逌昧甫覩其水閱則恤然足以駴矣其閱也樓櫓如煙帆檣刺天闌錡齊榜儲胥衛焉躡飛梯之岌嶪每三休而躋巔屹中艘以建闔戢旁艦以閒甄拳勇剽桀戛雙精妍三老競奮五兩高鶱軍聲震而海水爲之沸風濤擊而士氣爲之軒鼇背擘兮雲旂亂魚眼射兮日羽鮮張翕之勢迭奇正之機圜均良工之使馬儵沒人之忘淵函宜

恬波來越裳之譯安瀾迴楊僕之船爾乃執訊明威須勞飾喜命鶴崇邱弭節高址臨招寶以揮艈掩浮款而決背周四隅以無際揖遥天之積水睨鶃化於一勺日月經乎波裏神惝怳以中疲目瞪眙而近眂俯營竈蠡旋蠡之懸膐艅艎傍戢㦸之比倏如葉以如齊失京坻之前擬肆詰朝之再閱嗟水德之靈明瀾潏山其懷裏海展鏡以虛澄蓬壺若可覿朝夕爽其恆齧坳堂兮噴漂瀾門軌兮潏淪逶波委而瀾頽爰摐金而奏角轉青舫之泳晃列緇埴而命鶴雷厲猋舉綵縠搖揚五色方引千花繡錯乍魚頡而鳥舒忽風卷而雲落鵝鸛之首尾應鷺鶖之羽翼合弓擬挂於若華篙將鞭乎蛟鼉沸

蜎雲天豗譁廣莫雜縣鷩嶠以避風馬銜閃屍而遯壑迄振旅之衙衙奄謐慮而恬漠忻暮戰之同朝待燔燎而繼作晋餘照於魯戈嗣前眺乎宿諸直瞰蓉伽傍睨三萼指虎蹲之將將辨蛟門之嶽嶽何飄飆之帆影點微茫於天末已而揭蟻酣昏傾烏黯夕列幕莽蒼覩之同邑欻一燧之高飈龍萬燈而併出蜿蟺明虹之飲天嬌火龍之蟄始矩列以摹璋旋規隨而效璧散似嬌分聚若鱗翕惕暮夜之有戎開一面以延敵變蟠五而勝全踰丙夜而功訖推廓略昭上下情懌若夫討而訓之以敵愾摩而勵之以聲實多算勝而少敗否臧凶而律吉師以和克勇以方立此固昭日星以提命窮轂櫝而

不置者也猗使君之天挺㝠虎躍而龍驤蔚文昌於紫極森武庫之淸霜理棼絲而立斷挫函鼎而弗恇擬手中之儇姑墮天上之欃槍審折膠以立威貧省汛以立防余小子之厚幸瞻韎韐於顔行聞鼓鼙以軒翥佐折衝而慨慷傾耳泛昆明之水凝神騁金馬之鄉商烏號之肉好析夏服之楛㫄運籌決勝此焉已覘嚆矢磨盾作檄竊欲附其末光頌㹌狁之惕威竄頭顱於島航魄已褫於先聲去卒羅夫後殃悉俘而獻之闕下斯亦我武之維揚行洗兵於鯨海會刷馬於龍荒華膴飾鉞舄奕旂常期斯言之不忒庶斯遊之不忘

瑞菊詩碑萬歴二十一年張重華書以上陳志稾

序云丁衡嶽先生宰定海有異聲衙齋中偶拾敗菊兩枝一黃一紫蓋棄於地已久俱無榮機憐有二蕊姑插之砌忽盛花至隆冬不彫遂以瑞菊名其亭士大夫咏歌之以爲仁政之應余適至踏賦二律志喜　東籬秋色曉風侵重葺元工一樹金造物似私明府地宰君原稔好生心楊妃醉倚嬌春夢陶令詩成落晝陰不爲霜華凌傲骨佇看臺禁仰欽岑　河陽無復數潘安片片囘枯湛露漙綽約西池通別種昭蘇南海耐秋寒祥分萱草千年秀色借宮袍萬姓歡妙手轉旋天地祕故人憔悴仗金蘭

招寶山重祀龍神碑邵輔忠撰 乾隆志

記云定濱東海蛟龍之所宮先穆朝初紀毒龍肆孽瀕海無甯居皇帝命大中丞諭祭東海龍神立石候濤山嶺每歲六月朔有司奉牲告虔以爲常邑侯張公宰定之三載德化翔洽民樂清晏朱明更季爰循故事敬舉此典是朔昧爽躬率僚屬禱於候濤禮也日薄高舂狂飈倏號雨下傾若決馮彝山立而嘯溢滕隰閒厥明不止斥鹵瀰黍秀者隕植者仆民皇皇虞無以保乃粒侯草檄告城隍卜吏祭治牲加碩治酒醴加澄治玉帛籩豆之數加悉越朔哉生明齋心祓志復率僚屬上候濤而禱之風雨駛激侯素袍角束帶盡責冒之而上出文以告於龍神曰吏奉天子命宰一方期於共穀吾民玆

烈屬淫雨吏不職歟抑祭勿虔歟祭勿虔吏更辜吏不職乃以災吾民耶客歲旱魃爲虐田不獲有秋無以應賦稅吏多方爲民請命殫力撫字今幸雨暘時若歲將稔矣神不恤而降之罰無秋何以有民無民神能晏然饗天子命吏祭乎宰不職罪在宰民無辜毋以宰故戾吾民俯伏泥首祈必霽言未已風颷忽戢浮陰頓豁曦輪新御海邑浮動神龍隱見彷彿夭矯雲際羣心胥悅起視原隰陽侯之波若驅而歸諸壑向之隕者仆者實穎實栗得書大有年三農謳歌共神其事傳士葉君與是祭餘告龍之詞以示余余觀龍之挾風雲而上下也天下至靈莫能若然方術之士間得而豢之呪之御之

龍雖靈猶之乎物也誠能動物誠之至者往往格天地役鬼神卽變化不測之物咸聽命而不敢後非一時之誠之爲至而有積斯孚者之爲至也誠之積也不厚則其動物也無力今侯隨禱輒應使龍第聽命於侯之一詞則侯之誠可望而知龍亦安在其爲靈異哉侯之誠不在更祭時也定爲雨澌鎖鑰地非斂手鮮不血指侯宰定幾三載不赫赫立威不矯矯市名實心實行盡見民五臟癥結一切敷政不必擒引家抗本慈祥惻怛出之無非昌陽奇苓之劑心茹荼飲惟水庭終日可羅雀也閒歲不登侯策荒計桴鶩召糴靡勿懇摯周到賴全活甚衆蓋侯至誠布物非一朝之薦其所由來者素矣

今春祝融燬民廬東過縣治甚棘是時侯在郡中心怦怦若有動者輒歸而火正熾侯念諸囚錮之非立斃或生他虞亟移寘別舍徒跣望火再拜風即西返燄旋熄縣治無恙民居多獲以全劉江陵之返風滅火不是過焉迄致海波不揚歲書大有天且以是爲侯至誠報又何有於龍雖然天人之應如響至誠如侯即爲龍之靈侯一詞命之也亦宜士民礱石請余以紀樹侯濤巔同諭祭碑竝垂永永志侯之誠大有造於民也他善政覼縷不多及侯諱琦無錫人甲戌進士